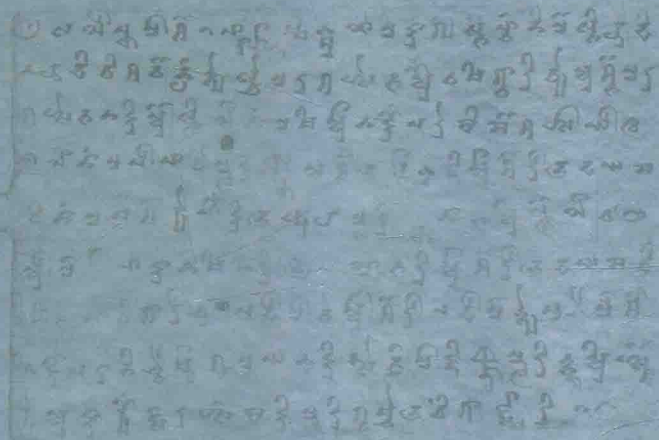


段 晴 著

于闐 · 佛教 · 古卷



中 西 書 局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段 晴 著

于闐 · 佛教 · 古卷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阗·佛教·古卷/段晴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3. 12

ISBN 978-7-5475-0543-4

I. ①于… II. ①段… III. ①伊朗语支—研究 IV. ①H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9405号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于阗·佛教·古卷

段 晴 著

- 责任编辑 刘寅春
特约编辑 徐文堪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543-4/H·016
定 价 68.00元
-
-

前 言

2003 年秋，“于阗佛教史”以一般自选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申请立项时，原本打算对已知于阗语佛教文献进行梳理。这是出于如下考虑：20 世纪初期，西方探险队在新疆地区以及在敦煌藏经洞内发现了大量于阗语文献，其数额之庞大，仅次于汉语、藏语文献。虽然国际学者对于阗语文献的整理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但仍存在大量未开垦的领域，例如，从于阗语文献入手而梳理古代于阗的佛教发展脉络，便是不曾深入的课题。在此领域探索，并期待有所建树，是立项的初衷。

立项之初，因为是面对新的选题，所以我们也曾预料，随着课题的展开，会有新的发现诞生，由此而丰富对于阗语的认识，并对于阗佛教的研究领域有所裨益。但是，随着课题的展开，新的发现扑面而来，真是始料不及。所谓新的发现，一是以已经整理并发表过的于阗语文献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现。二是指崭新的从未见过的于阗语古写卷。自 2003 年以来，为数颇丰的于阗语写卷逐渐被发现。这些写卷已分批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新疆博物馆等机构。其中于阗语文书的数量之大，为建国以来未曾有，一改我国缺乏胡语文书收藏的状况。对于我而言，这些新发现更加意味着喜从天降。自从博士毕业归国，一直期待可以亲自处理新的写卷，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有所发现。这一等待竟然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现在能亲自解读古老而新鲜的素材，终于可以回报对我恩重如山的中外导师。因此，立项以来，在担任梵语、巴利语、中古伊朗语等各种教学工作之外，在引导学生展开对西藏贝叶经的研究之余，我的精力基本用来应付这些新的发现。所有这些“新”使预想的课题结构、方法以及内容发生了变化。故此，我一再拖延结项的时间，并变更了课题名称，改“于阗佛教史”为“于阗

佛教古卷”。从梳理于阗佛教的发展历史，变更为针对新材料的揭示分析。辑入本卷的十二篇文字，基本是在经过变更的框架之下完成的。

本书最初三章，即《贤劫经》、《于阗僧提云般若》，以及《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体现了原来的设想：利用已知于阗语文献，对佛教在于阗的发展进行梳理，探寻于阗佛教独自的发展脉络。然而这第一章也已经因新的材料的出现而转向，使阐释的重点随新的材料而投入对《贤劫经》的观注。

《贤劫经》是大乘佛教经籍的重要构成部分，有汉译和藏译传世，原始文本已佚。20世纪末、21世纪初，阿富汗文物流失海外。欧美学者在这些文物中发现了佉卢文本《贤劫经》的残文。这一发现，使学术界震惊。原因在于，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大乘佛教存在的佐证，也是《贤劫经》除汉文、藏文本以外，仅存的第三种文字文本的只言片语。现在，在和田地区新出残纸之中，竟然发现了婆罗谜字、佛教梵语《贤劫经》的一残片。纸虽孤残，却是《贤劫经》梵文本的首次发现。随后，应国际学者之请，我首先用英语撰写了文章，报告这一发现，解读残纸的内容^①。随后又按照立项的思路，撰写出本书的初篇。在完成文字的释读之外，分别对梵文《贤劫经》残页的文字特征、《贤劫经》和于阗佛教，以及从佛教梵语《贤劫经》看竺法护的汉译风格等问题入手，对《贤劫经》在于阗佛教的流传等进行了粗浅的梳理。

第二章《于阗僧提云般若》、第三章《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体现了因整理故知文献而产生的新发现。

《赞巴斯特》之书，是于阗语文献中最长的诗篇。对于阗语的研究在上一世纪由西方学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标识性的成果之一，便是 Emmerick 在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赞巴斯特之书》之英译本。长期以来，在 Emmerick 的成绩之上，于此鸿篇巨著的研究没有可称道的进展。然而随着本课题的展开，竟然发现了该书第三章有相应汉译本传世，即《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以下简称《修慈分》）。此汉文本的译者正是武则天时来洛阳从事译经的于阗僧人提云般若。这是《修

^①英语篇见 Duan 2009，未辑入本书。

慈分》在于阗文本之外，仅存的另一文本。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受到约请，我先用英语撰文，将提云般若的译本翻成英语，修正了 Emmerick 的零星舛误^①。又在同行学者的建议下，完成了《修慈分》之于阗语、汉语、英语词汇表，这一部分作为附录也辑入本书^②。第二章也还是加入了新的于阗语材料，新发现的《智炬陀罗尼》残片首次发表在第二章中。

《造像功德经》是于阗僧提云般若译出的不多的几部佛籍之一。此经唯有汉译本和不完整的于阗语本传世。我因于阗文本的存在而关注到这部佛籍，却发现这一少有人问津的经籍，竟然隐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可牵扯出各种故事和历史人物。探讨《造像功德经》与印度佛教神话的联系，又将提云般若的汉译与于阗语文本进行对比，以及从于阗语翻译出的现代译文，分别构成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义净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译师之一，而实叉难陀应是于阗佛教史上最显赫的代表。二人同于公元 695 年到达洛阳。到 704 年实叉难陀返回于阗，义净与实叉难陀有近十年的相识时光。最初五年，义净一直在参与《华严经》的翻译。而译场的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女主武则天。义净与实叉难陀的事迹，不仅反映出武则天的宗教志趣，甄别他们翻译出的佛籍，还可以观察到 7 世纪后半以及 8 世纪初期中亚佛教与以那烂陀为中心的印度佛教之间的差异。

从《新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开始，是基于新出于阗语材料而作的文章。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于阗语文献中，两张贝叶形纸因书页完整而最先引起关注。在识别出写卷的内容之后，我曾以汉语、英语撰文，并在国内和国际刊物上发表了新的发现^③。这两叶纸出自不同经夹，内容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散脂品》和《药叉品》，故而与随后的两篇护经类文献相得益彰。

《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馆所藏于阗语写卷

^①参阅 Duan 2007。本书仅收入了从汉翻英的部分。

^②词汇部分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段晴 2009。

^③中文撰写的见段晴 2006，英语撰写的见 Duan 2007a。

为释读重点。这件长达近 2 米的写卷，无论从语言、文字、佛教发展的视角出发，还是以民俗、历史的眼光审视，均在于阗文化遗留下来的瑰宝。如此完整而富有特色的护身符类写卷，在于阗文献中是首次发现。展开对写卷的释读，分析形制和内容，并浅析观自在菩萨形象的变异等，便构成了一章的内容。

《明咒护身符》所讨论的残卷，原是新疆考古研究所与日本联合考察队在丹丹乌里克旧址发掘时发现的。两片残纸曾经流失国外，后由新疆考古研究所追回，现藏于该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Skjærvø 对此写卷进行释读，并发表了相关文章。我在不知情时也开展了对此写卷的释读。完成之后，才读到 Skjærvø 的文章。原本打算撤销自己的文章。然而，在阅读了 Skjærvø 教授的作品之后，发现他的释读虽有可借鉴之处，但其中也有可商榷处。如此一来，发表新的释读非但不多余，而且是必要的。基于释读此护身符而撰写的文章先发表于新疆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迹学术研究机构编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书》之中。英语文章则重点针对 Skjærvø 所遗留问题进行探讨 (Duan 2010)。本书在辑入汉语文章时，也对原文进行了修订，更增加了新读出的内容。

《高僧买奴契约》属于世俗文书类，此文的主旨在于发表一件小木匣形制的案牒，内容是僧人买奴的契约。此文书似小小的剖面，反映了 7 世纪末于阗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寺庙与俗界的关系。新的材料总能带来进步，也带来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于阗语研究领域取得的进步，在辑入本书时，又对部分释读做了修正。

《和田博物馆藏于阗语租赁契约研究》是与和田地区博物馆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此文基于和田博物馆提供的一件珍贵藏品而撰写。这件文书是租赁契约，记载了 8 世纪末 9 世纪初期萨波思略租赁桑树之事件。这件文书的发现，牵出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藏几件相类似的于阗语文书。通过对和博文书的释读，同时解决了一些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随此论文的发表，古代于阗作为丝绸之乡曾经使用过的语汇如“蚕、茧、丝、桑”等全部揭开了面纱。鉴于此篇论文的独到发现，

根据汉语版改写的英语论文也发表于美国著名期刊 *Bulletin of Asia Institute* 第 19 卷中。本书仅辑入了汉语文章，同时对发表过的文章进行了修订^①。修改之后，虽然新的认识略有体现，但未能充分展开论述，例如对于于阆语“锦”字的发现。

同一时期完成的，还有发表在国外的文章，例如“Bisā- and Hālaa- in a new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Document”。凡英语著述的文章，未能收入本书，主要考虑汉文英文糅合于一本，会显得重复庸赘。而且不是全部文章皆有英文本。待到适当的时候，再考虑辑一本英语的。

虽立项至今，倏忽十载，然而远未到回首感叹的时刻。近十年来，于阆语文献层出不穷，新疆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皆已有新的收藏。这些文书带来新鲜而古老的陈说，是于阆文明的见证。我的导师 Emmerick 曾经说过，每一件历经沧桑跨越了时空而幸存的于阆语文书，皆是解读中亚历史的重要文献。能首先读到这些文字，何其幸哉！惟祈天假我以时日！

在此书辑成之际，必须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田地区博物馆、新疆考古研究所申表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对期待已久的于阆语原卷展开释读。谨对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远在意大利的 Mauro Maggi 教授，伦敦大学的 Sims-Williams 教授，日本创价大学的辛嶋静志教授，维也纳的 Steinkellner 教授，以及当年北大的学生文欣、李建强等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或帮助我修改了英语论述。校样排出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佛学专家周学农审查了本书从佛典引用的文献，对断句等提出了修改意见。能得族弟相助，真是幸运。还要感谢我的同事萨尔吉，他通读了本书，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别要感谢上海的徐文堪先生，徐先生博闻多识，读书品文，细致入微。有他隽秀字迹的校样，已成为我的珍藏。

最后鸣谢本书的出版者，上海中西书局。

^①后三篇，即《对治十五鬼护身符》、《高僧买奴契约》以及著名的和博桑树租赁契约，曾经同期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目 录

前言	i-v
梵语《贤劫经》残卷	1
于阗僧提云般若	45
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	57
《造像功德经》所体现的佛教神话模式	109
《造像功德经》于阗语、汉语今译及古译刊本	129
义净与实叉难陀	169
新发现的于阗语《金光明最胜王经》	185
对治十五鬼护身符	203
明咒护身符	225
高僧买奴契约	245
和田博物馆藏于阗语租赁合同研究	267
《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词汇	285
引用文献	335

梵语《贤劫经》残卷

近年来，在和田地区发现的古代文献中，梵文写卷相对少一些。2007年11月，终于在一批写卷当中确认了约摸三十片梵文佛教典籍的残片。其中有《撰集百缘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数量较多者出自《宝星陀罗尼经》。而在这些残纸当中，有一件字体略显古老，经过比对，发现是迄今为止世上仅存的唯一婆罗谜文字的佛教梵语《贤劫经》片段。虽只是残卷，但残余文字所覆盖的内容颇为丰富。对比德格版藏语《贤劫经》，可发现此残文所涵盖的内容相当于德格版4页。据此而推知，此原始手稿的纸型比较大。再配合文字的特征，可认为，这件残纸是迄今为止和田地区所发现的佛教梵语经籍中最为古老者。本文首先刊布残片的照片^①，基于此照片所完成的对婆罗谜文书的拉丁字转写，继而对《贤劫经》曾于于阆佛教产生的影响，以及竺法护的译经方法及意义分别作叙述。

一、《贤劫经》片段、汉译^②

这一节旨在刊布新发现的佛教梵语《贤劫经》残卷以及相应的竺法护的汉译。汉译《贤劫经》因其译成年代久远，又是大乘佛教初入华夏时的译作之一，对于考察佛教传入时期诸多方面的问题本应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然而，在国际，这部经因为梵文本的缺失而未能得

^①需要说明，《贤劫经》残片更加清晰的照片以及相应转写等，已经辑入新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段晴、张志清主编，上海中西书局，2013）。在编辑该书时，对原已发表的相应部分进行了调整，变更了格式，尤其是增加了构拟的版本。如果需要引用转写的文字，可参阅上述著作。

^②藏译本与梵文本最为接近，为方便阅读，藏译本附本章之后。竺法护的汉译本是《贤劫经》的最早汉译。

到关注，在国内，又因为“文字艰涩，阅读困难，故研读者少”。^①由此，这从沙海中浮出的些许文字能够与竺法护的汉译相吻合，显得尤为珍贵。录在梵语《贤劫经》行下的是竺法护的汉译。一方面汉译起到证实此残卷的归属的作用，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与原文进行对比之后，围绕竺法护译经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也浮现出来，更为解读这些残存文字增添几分意境。因此，在刊布《贤劫经》残卷的同时，一并将竺法护的汉译录在梵语之下。

目前这件残叶已经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馆，馆藏编号 BH4—11。纸剩余尺寸 10.7cm × 11cm。正反两面残存 10 行文字，墨书，每行之上可见浅浅的画线。以正面页为准，纸的上边缘残缺，10 行之上应仍有至少一行文字。下边缘虽破损，但基本保存下来。右边虽也有残缺，但末端、中间两行仍显示了行文的右边缘。本页所遗失的文字，多在左侧。汉语部分，有下划线的，是与梵文吻合的文字。

转写体例说明：

- ...] 原件左侧断裂。
- [... 原件右侧断裂。
- [] 因原件损毁而丢失的字。其中字符由作者补充。
- [x] 一个因原件损毁而丢失的字。加上这个字，此行即完整。
- 斜体 由作者恢复的字符，所读未必是原始字
- || 原卷使用的标点符号。
- 代表原卷中所写符号 ●。
- 也用以表示复合词前词的末音未与后词元音连声之现象。

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表示此页面未见到顶部，未知其页面原有行数。

^① 《佛光大辞典》，《贤劫经》条目，第 6178 页中栏。



正面:

p ...

q ...]pāramita ṣṭa [·] ya apram[āṅ]y[apari]gra[hītasamādhi aya dāna
何谓不失定意度无极众行有六事? 受四等心慈悲喜护定意正受，
是曰布施^①。

r ...aya vī]ryya ya dhyānaparigrahītasamādhi a[ya dhyāna
……是曰精进。若行禅思，受得威三昧定，是曰一心。

s ...]parigraheta aya dāna ya prajña bala parigraheta [aya śīla
……若受慧根智不可量知众生元，是曰布施。力势坚强获致慧力
乃至佛十力，是曰持戒。

t ...]yā prajña daśabala parigraheta aya prajña ime prajña [x]
……以斯圣明，致十种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是曰智
慧。

u ...a]pārihāni a[ya] [ś]īla [ya] ākīr[ṇṇa]vihārīda apārih[ā-
……处在大众若在独处，心常如一无所忘失，是曰持戒。游于扰
愤众闹之中而不迷误，

v [ni aya kṣānti...pra]jña ime vimukti-apārihānapāramita ṣṭa || tatra
ka-

^①汉文部分，引自竺法护译《贤劫经》(CBETA, T14, no. 425, 40—41)。

是曰忍辱。……是曰智慧。是为六^①。何谓

w [tamaḥ...]ya kamañiyadarśana aya kṣānti[...
解度知见度无极有六事？……察欲之秽覩其本末从因缘起，是曰
忍辱。

x ...aya] prajña ime vimuktijñānadarśana-apāri[hāna pāramita ṣṭa
……是曰智慧。是为六^②。

y ...]ya vāsana-avikārada aya kṣānti ya ekānta
……奉修十住不使所住有罣碍业，是曰忍辱。专精一心立众德本
以施一切，是曰精进。

z ...] || tatra katamaḥ vacīkarmmajñānānuparivattena pā-
……何谓口行转进圣慧度无极



反面：

1. [ramita ṣṭa...vī]ryya ya adhimuktiniścāraṇa ayaṃ dhyāna yaḥ
有六事？……是曰精进。常忆至行不为虚损，至真专精，笃信思
惟，是曰一心。

^①这里梵文重复了疑问句的文字，而汉语省略掉了。此处“是为六”，指“不失解脱度无极有六事”。

^②指“解度知见度无极有六事”。

2. ...]sya prakṛtisamṣamttata ayaṃ dāna ya anuna-
……若意心正思不在邪，心存行念常本清净，是曰布施。其以闻法御导愚冥化诸所著，是曰持戒。
3. [ya...apra]mānavihārīda aya prajña ime manohkarm[m]a
……其行深妙卓然有异而无限量，是曰智慧。是为六^①。
4. ... a]ya śīla ya āyatanaparikṣa a[ya kṣā]nti
……是曰持戒。视诸六衰根元甚微缘对而生，是曰忍辱。
5. ...]|| tatra katamaḥ anāgati-adhvi-apratihata-
……何谓见于当来本末所有无罣碍
6. [jñāna-darśana-pāramita ṣṭa...pudgala-saṃbheda]parikṣa aya kṣānti
ya prayogasamḥedapari-
慧度无极有六事？……观于人元分别合散本无有本，是曰忍辱。
察于众生当以何药而疗治之，
7. [kṣa aya vīrya...apratī]hatajñānadarśanapāramita ṣṭa || tatra
katamaḥ praty[otpa-
是曰精进。……是为六^②。何谓知现在
8. [nna-apratīhatajñānadarśanapāramita ṣṭa...pa]śyana aya vīrya ya
sākṣīkriyapaśyana aya dhyāna[...
不可限碍度无极有六事？……观一切形微妙麤细悉灭尽无常存者，是曰精进。见于证明三界如幻一切本无无所违失，是曰一心。
9. ...k]auśalyapāramita ṣṭa · ya upāyakauśalyamī[mām-
……何谓晓了方便度无极有六事？若能专精善权方便随时而入，
10. [sā aya dāna...sattvānām adhimu]ktisaṃgrahaṇa aya dhyāna ya
a[pramita-
是曰布施。……志以好喜教诲众生用四恩济，是曰一心。入无量

^①指“意行转进度无极有六事”。

^②指“见于当来本末所有无罣碍慧度无极有六事”。

11.

门宣总持要而导利之，化于三界使入大道，是曰智慧。

二、梵文《贤劫经》残卷的文字特征

如上所提及，这纸叶所遗失的文字，多在左侧。对比与梵本十分近似的藏译，可发现这所剩不多的文字大抵覆盖了相当于德格版印经纸的四页纸的内容。由此可知，原写卷的纸型相对较大，而质地厚实。

粗看上去，残卷上的文字，似带有丝路南道婆罗谜字体的特征，但经过仔细对比，发现残卷所用字体的归属，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考虑到来自古代的写卷往往带着时代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在探讨其他问题之前，先对写卷的字体进行分析。而关于婆罗谜字体学的知识，是漫长的学术研究的结晶。在讨论《贤劫经》之梵文残卷的时代归属问题之前，应明确一些基本概念。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写卷以后，一批优秀的学者即开展了对这些早已作古的文字的研究。众学者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写卷是用婆罗谜字体写就的。但同是婆罗谜字体书写的文书，也有显著的差异。除了语言不同之外，字体似随地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一领域的先驱者根据字体的差异，区分出两种特点鲜明的不同类型的婆罗谜字体，将其中一种描绘为斜体笈多体，而另一种定义为正体笈多体。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发现，斜体笈多体写本多出自丝路北道，主要以吐鲁番、焉耆为标志性地区。而正体笈多体写本则出自和田地区^①。但实际上，如此定义新疆出土的梵文及其他语种的书写字体，便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笈多体”之概念，从时间上和来源方面给人以错误印象。

^①斜体、正体笈多体的概念，主要出自 Hoernle (1916, xiii, xxvii)。

从时间来说，这一概念将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书写体与兴盛于 4 世纪早期延续至 6 世纪的印度笈多王朝联系起来，误导人以为新疆的婆罗谜字体起始于笈多时代，从地域上，这一概念也将新疆地区与笈多王朝所辖领地捆绑在一处，使人笼统地得出这样的印象，新疆的佛教传承来自此时期的印度。因为这样的局限与偏差，所以随着后继学者对更多写本的研究，早期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如用来描述新疆地区出土的写本之字体的概念，即斜体、正体笈多体等，已然废弃不用。

实际上，新疆出土的梵文及其他印欧语系语言所用婆罗谜体，虽可由这一共同概念作简略描述，但这其中，写本与写本之间，仅字体而言变化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千差万别，源于地域的不同和书写年代的不同。而细观这些差异，以判断写卷的时代及诞生地，并缘之而寻觅佛教发展的源与流，是写本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

婆罗谜字体之笼统概念的提出，主要用以区别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曾通行的另一种主要用来书写印度西北方言的文字，即“佉卢”文（Kharoṣṭhī）。上世纪初期在和田地区发现的佉卢文《法句经》以及近二十年阿富汗等地出土的文物证明，这种文字至少是犍陀罗地区最早用来书写佛经的文字，从年代说，佉卢文是贵霜时代使用的文字。但佉卢文也是一笼统概念，其实这种文字也曾因地域、年代的不同而有变异。

对于中亚地区婆罗谜字体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应是德国哥廷根大学 Waldschmidt 的关门弟子 Lore Sander 博士。她于上世纪 60 年代撰写的博士论文，即《柏林藏吐鲁番梵文写卷字体研究》（Sander 1968），至今仍然是考察写卷字体所依据的重要指南。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以“突厥斯坦”为核心的婆罗谜体。在这一概念之下，可分出“早期突厥斯坦婆罗谜体”、“北突厥斯坦婆罗谜体”、“南突厥斯坦婆罗谜体”（Sander 1968, 4—5）。这一概念成功地把新疆地区曾经使用的婆罗谜文字从笼统的印度之说剥离开来，指示出新疆地区曾通行的婆罗谜文字有其独立的发展脉络。但是，“突厥斯坦”之概念，太过老化而且模糊。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使

用“丝路南道婆罗谜体”、“丝路北道婆罗谜体”之概念来描述新疆地区出土的婆罗谜文字的文书。“丝路南道、北道”符合沿塔里木盆地而自然形成的地域范围，当人们使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写本的字体时，写本的地域特色也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上文已表述，Sander 博士撰写的关于婆罗谜文字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是判断写本归属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北道字体的特征，仅略涉及丝路南道字体，因此对于南道所出文书字体的比定，虽然能起到参考作用，但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依据此书，新疆地区早期使用的婆罗谜文字又可分成 r 和 s 模式，其中 r 模式是北道字体的渊源，而 s 模式则是南道字体的渊源。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特别体现在起始字母 a，以及 tha、ma、ra 和 la 的写法上（Sander 1968, 181）。与该书提供的参照表进行对照后，可发现这里刊布的梵语《贤劫经》残片上的文字，确实带有南道字体的某些特征，例如起始元音 a 以及辅音后长音 i 的写法。但是，仔细对比之后，这残片的文字既无法统一在所谓早期新疆婆罗谜字体的 r 模式下，也无法认定为 s 模式。表一仅选择起始元音 a、e 和 ma 字符进行比较。

表一：新疆早期婆罗谜字母对比^①

	贤劫经	r 模式	s 模式	北道	南道
a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e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ma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字符 a 的写法，南道北道的差异在于上部是否封口。《贤劫经》a 的写法几近南道的书写体，字符 e 则与北道的更为接近。字符 ma 接近南道字体，却与 s 模式的差异甚为明显。通过比较，可知《贤劫

^①表中用来比较的字符选自 Sander 1968，见该书后附 Tafel 29—30，其中除 e 以外的北道字体取自该书 t 模式，字符 e 选自 u 模式，南道字体取自 v 模式。